金史

三二



〔百衲本二十四史〕

元至正本金史

三十二册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再版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列傳第六十九　　　　　　　　金史一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　經筵事都總裁臣　脫脫　奉

勑修

宦者

梁珫　　宋珪　潘守恒附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宮寺之事謂之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為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僻善固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

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珫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干政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頗能諷諫宣哀時有裨益蓋傭之佼佼鐵之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梁珫本大臭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珫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廷宮闈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費十致一當糾察姦弊犯者必

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玧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
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數使玧往視工役是時一殿之費
巳不可勝計玧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
意事之與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玧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
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
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議者言玧與宋通謀勸帝伐宋
徼天下兵以疲弊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玧與宋人交通有
狀謂玧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
至此乃敢爾耶若至江南詢得實迹殺汝亦未晚也又謂
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玧同謀者皆命執

於軍中海陵遇弒玘與信皆為亂軍所殺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為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辞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

哀宗放鷄後苑鷄逸去勑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鷄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大訐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為變殺左丞李蹊參政石盞女魯歡以下從官三百餘人倉皇之際

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爲所制含恨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陰與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忔荅護衛女奚烈完出范陳僧王山兒等謀誅之官奴自亳還哀宗御臨漪亭召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官奴入見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習顯及蔡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有潘守恒者亦内侍也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悽惋咨嗟久之

方伎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禎 子亢　李懋　胡德新

太史公叙九流述日者龜策扁鵲倉公列傳劉歆校中秘書以術數方技載之七略後世史官作方技傳蓋祖其意焉或曰素問內經言天道消長氣運贏縮假醫術託岐黃以傳其秘奧耳秦人致以周易列之卜筮斯豈易言哉第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爲不善古之爲醫以活人爲功後世醫者或因以爲利而

誤殺人故爲政於天下雖方技之事亦必愼其所職掌而務旌別其賢否焉金世如武禎武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為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

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脉理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二法之目存於世云

李慶嗣洛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携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三卷傷寒論三卷鍼經一卷傳於世

紀天錫字齊卿泰安人早棄進士業學醫精於其技遂以醫名世集註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脉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卑如此哉既為診脉謂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藥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當服某藥則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平

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説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
不相能也自爲家法云
馬貴中天德中爲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
異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中爲大同府判官久之遷司天
監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是日候之不食海陵謂
貴中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内外海陵伐宋
問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去年十月甲戌
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惑常以十月入
太微庭受制出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爲
兵喪爲不臣爲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兵兵起鎮戎軍地

震大風海陵以問貴中對曰伏陰逼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震風為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海陵問近日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為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貴中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為受制歷左右執法為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為兵或為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盜固不能無也及被害于揚州貴中之言皆驗大定八年

世宗擊毬於常武殿貴中上疏諫曰陛下為天下主守宗廟社稷之重圍獵擊毬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以為戒臣願一切罷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統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為非朕所親見故示天下以習武耳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百官于東宮上飲歡甚貴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錯亂失次上不之罪但令扶出

武禎宿州臨渙人祖官太史靖康後業農後畫界屬金禎深數學貞祐間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待

詔東華門其友王鉉問禎曰朝廷若問國祚修短子何以
對禎曰當以實告之但更言周過其歷秦不及期亦在修
德耳時久旱祈禱不應朝廷爲憂禎忽謂鉉曰足下今日
早歸恐爲雨阻鉉曰萬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禎笑
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既而東南有雲氣須臾
瀰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尋除司天臺管勾子亢寡
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握籌布畫曰炯炯若
有所營見者莫測也哀宗至蔡州右丞完顏仲德薦其術
召至屏人與語大悅除司天長行賞賚甚厚上書曰比者
有星變于周楚之分彗星起于大角西掃軫之左軸蓋除

舊布新之象又言鄭楚周三分埜當赤地千里兵凶大起王者不可居也又曰蔡城有兵喪之兆楚有亡國之徵三軍苦戰於西垣前後有日矣城壁傾頹内無見糧外無應兵君臣數盡之年也聞者悚然奪氣哀宗惟嗟嘆良久不以爲罪性頗倨傲朝士以此非之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圍亢奏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末帝問曰解圍當在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不知其由乃喜圍解有期日但容計糧草使可給至其日不闕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

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云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正大間游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愛其術與俱至汴京薦於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無忌避居之繁臺寺朝士日走問之或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人以爲神帝惡其言太洩遣使者殺之使者乃持酒肴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今日尚復何言遂索酒痛飲就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也寓居南陽往来宛葉間嗜酒落魄不羈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夏與燕人王鉉避迫於葉縣村落中與鉉初不相識坐中謬以兵官對胡曰此公在吾法中當登科甲何以謂之兵官衆愕然遂以實告二人相

得甚歡即命家人具雞酒以待酒酣舉大白相屬曰君此去事業甚遠不必置問某有所見久不敢對人言今欲告子遂邀至野田容謂曰某自去年來行宛葉道中見往來者十且八九有死氣今春至陳許間見其人亦有太半當死者若吾目可用則時事可知矣鉉驚問應驗遲速曰不過歲月間耳某亦不逃此厄請密誌之明年

大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灘渡漢所過廬舍蕭然胡亦舉家及難其精驗如此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敕修

逆臣

秉德本名乙辛　唐括辨　烏帶

大興國　徒單阿里出虎

僕散師恭本名忽土　徒單貞　李老僧

完顏元宜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法有五焉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夫懲惡乃所以勸

善也作逆臣傳

秉德本名乙辛初爲西南路招討使改汴京留守丁母憂起復爲兵部尚書拜參知政事皇統八年與烏林荅蒲盧虎等廉察郡縣使還拜平章政事廷議欲徙遼陽渤海人屯燕南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議其事近侍高壽星在徙中壽星訴於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殺三合是時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繼嗣未立帝無聊不平屢殺宗室箠辱大臣秉德以其故懷怨乃與唐括辯烏帶等謀廢立烏帶以其謀告海陵海陵乃與秉德謀弒熙宗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遂與唐括辯烏帶烏土阿里忽出大興國

李老僧海陵妹夫特厮弑熙宗于寢殿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弑熙宗未有所屬忽土奉海陵坐秉德等皆拜稱萬歲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時秉德位在海陵上因被杖怨望謀廢立而海陵因之以爲亂旣立以秉德爲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賜鐵券與錢二千萬絹一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久之爲烏帶所譖出領行臺尚書省事時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日内發行會海陵欲除太宗諸子并除秉德以秉德首謀廢立及弑熙宗不即勸進銜之烏帶因言秉德與宗本謀反有狀曰昨來秉德曾於宗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

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嘗指斥主上語皆不順及秉德與宗本相別時指斥尤甚且謂曆數有歸秉德招刑部侍郎漫獨曰已前曾說那公事頗記憶否漫獨曰不存性命事何可對衆便說似此逆狀甚明海陵遣使就行臺殺秉德并殺前行臺參知政事烏林荅贊謀贊謀妻秉德乳母也初贊謀與前行臺左丞温敦思忠同在行臺思忠黷貨無厭贊謀薄之由是有隙故思忠乘是并誣贊謀及其子殺之贊謀不肯跪受刑行刑者立而縊殺之海陵以贊謀家財奴婢盡賜思忠秉德與烏帶以口語致怨旣死遂并殺其弟特里糺里及宗翰子孫死者三十餘人

宗翰之後遂絶世宗即位追復秉德官爵贈儀同三司初撒改薨宗翰襲其猛安親管謀克秉德死海陵以賞烏帶傳其子兀荅補大定六年世宗憫宗翰無後詔以猛安謀克還撒改曾孫盆買遣使改葬撒改宗翰於山陵西南二十里百官致奠其家產給近親以奉祭祀秉德旣死其中都宅第左副元帥杲居之杲死海陵遷都迎其嫡母徒單氏居之徒單遇害世宗惡其不祥施爲佛寺

唐括辯本名斡骨剌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爲駙馬都尉累官參知政事尚書左丞與右丞相秉德謀廢立而烏帶以告海陵海陵謂辯曰我輩不能匡救旦暮且及禍若行大

事誰可立者辯曰無乃昨王常勝乎海陵問其次辯曰鄧
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踈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海
陵曰若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
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辯等因間每竊竊偶語不知議何
事悼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辯責之曰爾與亮謀何事將
如我何杖而遣之自是謀益甚十二月九日代國公主為
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秉德等俱會於辯家至
夜辯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皆內
之至殿門直宿護衛覺之辯舉刀呵之使無動既弑熙宗
立海陵辯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錢二千萬絹

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并鐵券進拜左丞相父彰德軍節度使重國還東平尹初辯與海陵謀逆辯嘗言其家奴多可用者海陵固已懷之及行弑之夕會於辯家待興國出宮辯因設饌衆皆恇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海陵由此知其忮忍畏忌之及即位嘗與辯觀太祖畫像海陵指示辯曰此眼與爾相似辯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疑辯益忌之及與蕭裕謀致宗本罪并致辯嘗與宗本謀反即殺之重國坐奪官正隆二年起爲沂州防禦使改清州防禦使大定初重國與徒單拔改俱以政跡著聞歷安國彰化横海軍節度使後辯子孫上書言辯死天德間祖重國亦

坐追削正隆初重國巳復官職乞追復辯官爵是時海陵巳降為庶人以辯與弒逆不許言本名

烏帶行臺左丞相阿魯補子也熙宗時累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不常大臣往往危懼右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辯謀廢立烏帶即詣海陵啓之遂與俱弒熙宗海陵即位烏帶爲平章政事封許國王賜錢絹馬牛羊鐵券並如其黨烏帶妻唐括氏淫泆舊與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閻乞兒秉德嘗對熙宗斥其事烏帶銜之未發也時海陵多忌會有疾少間烏帶遂誣奏秉德有指斥語曰主上數日不視朝若有不諱誰當繼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嬰兒豈能勝天下大任必也

葛王乎海陵以爲實然故出秉德已而殺之以秉德世襲猛安謀克授烏帶進右丞相烏帶與宗本有親海陵以烏帶告秉德事故宗本之禍烏帶獨免遂以秉德千户謀克及其子婦家產盡賜之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居數月烏帶早朝以日陰晦將雨意海陵不視朝先趨出朝百官皆隨之去已而海陵御殿知烏帶率百官出朝惡之遂落司空出爲崇義軍節度使後海陵思慕唐括容色因其侍婢來候問起居海陵許立爲后使殺烏帶海陵詐爲烏帶哀傷使其子兀荅補佩金符乘驛赴喪追封爲王仍詔有司送其靈車賜絹三百爲道途費納唐括於宮中封貴妃兀

荅補襲猛安謀克大定六年以猛安謀克還撒改曾孫以
阿魯補謀克授兀荅補終同知大興尹子瑭本名烏也阿
補以曾祖阿魯補功充筆硯祗候
大興國事熙宗爲寢殿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
嘗去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寢興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
主者即以付之聽其出入以爲常皇統九年海陵生日熙
宗使興國以宋司馬光畫像及他珍翫賜海陵悼后亦以
物附賜熙宗不悅杖興國一百海陵謀弑意先得興國廼
可伺間入宮行大事且度興國無罪被杖必有怨望心可
乘此說之乃因李老僧結興國既而知無異心可與謀乃

召至卧內令解衣欲與之俱卧意有所屬者興國固辭不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無故殺常勝又殺皇后乃以常勝家産賜阿楞既又殺阿楞遂以賜我我深以爲憂柰何興國曰是固可慮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懼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爲如何興國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興國取符鑰開門矯詔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熈宗常置佩刀於御榻上是夜興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熈宗求佩

刀不得遂遇弒海陵既立以興國爲廣寧尹賜奴婢百口犀玉帶各一錢絹馬牛鐵券如其黨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再賜興國錢千萬黃金四百兩銀千兩良馬四匹駝車一乘橐駝三頭真珠巾玉鈎帶玉佩刀及玉校鞍轡天德四年改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再授絳陽武寧節度使改河間尹世宗即位廢于家凡海陵所賜皆奪之大定中邦基兄邦傑自京兆判官還世宗曰大邦傑因其弟進濫廁縉紳豈可復用併罷其子弟與所贈父官及海陵降爲庶人詔曰大邦基與海陵同謀弒逆逋誅至今爲幸多矣遂磔于思陵之側

徒單阿里出虎會寧葛馬合窟申人徙懿州父拔改太祖時有戰功領謀克曷速館軍帥皇統四年爲兵部侍郎歷天德軍節度使改興中尹與宗幹世爲姻家皇統九年阿里出虎與僕散忽土俱爲護衛十人長海陵將弑熙宗欲得二人者爲內應遂許以女妻阿里出虎子而以逆謀告之阿里出虎素凶暴聞其言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邪廢立之事亦男子所爲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也遂與忽土俱以十二月九日直禁中海陵故以是夜二更入宮至寢殿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熙宗頓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海陵旣

立以阿里出虎爲右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如其黨子术斯剌尚榮國公主合女加昭毅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年留守東京加儀同三司八月改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斜剌阿猛安領親管謀克以憂去職起復爲太原尹封王阿里出虎自謂有佐立功受鐵券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少忤其意輒箠辱無所恤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遂以鼎所占問張王乞王乞以謂當有天命阿里出虎喜以王乞語告鼎鼎上變阿里出虎伏誅并殺其妻及王乞海陵使其子术斯剌焚其尸投骨水中拔改自西京留守歷西南路招討使忠順軍節度使入爲勸農使復爲河間尹改臨洮

尹入爲工部尚書改興平軍節度使濟南尹卒

僕散師恭本名忽土上京老海逵葛人本微賤宗幹嘗周恤之擢置宿衛爲十人長海陵謀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爲内應謂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於人未敢也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茍有補於國王死不敢辭先太師謂宗幹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事必得君爲助乃可忽土許之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屣聲咄之衆皆却立不敢動忽土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入既弑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

乃奉海陵坐衆前稱萬歲遂召曹國王宗敏至即使忽土殺之既即位忽土爲左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鐵券轉都點檢改名思恭遷會寧牧拜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封王頃之以憂解職起復爲樞密副使進拜樞密使貞元三年爲右丞相正隆初拜太尉復爲樞密使無何以憂去起復爲太尉樞密使海陵至汴京賜忽土第一區隣寧德宮徒單太后所居也忽土時時入見太后及契丹撒八反海陵命忽土與蕭懷忠北伐比行忽土入辭寧德太后與語久之海陵聞而惡之疑其與太后有異謀是時蕭禿剌斡盧補與契丹撒八連戰皆無功糧運不繼乃退軍臨潢而撒

八聞師恭以大軍且至乃謀歸大石沿龍駒河西去師恭至臨潢追之不及海陵使樞密副使白彥敬等討撒八師恭還遣其子忽殺虎乘傳逆之至則執而戮于市師恭臨刑繩枚窒口不能言但舉首視天日而已遂族滅之并誅滅蕭禿剌蕭賾蕭懷忠家大定初皆復官爵及海陵降為庶人師恭以預弑復削之世宗幸上京過老海達葛師恭族人臨潢尹守中定遠大將軍阿里徒等皆奪官二十八年上謂宰臣曰海陵遣僕散師恭蕭禿剌蕭懷忠追撒八不及皆坐誅遂夷其族虐之甚也平章政事襄對曰是時臣在軍中忽土賾有精甲一萬三千有餘賊軍雖多皆脅

從之人以氈紙爲甲易與也忽土等恇怯遷延賊乃遁去
上曰審如是則誅之可也兄渾坦
徒單貞本名特思忒黒闢剌人也祖抄從太祖伐遼有功
授世襲猛安父婆盧火以戰功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貞娶
遼王宗幹女海陵同母女弟也皇統九年貞與海陵俱弑
熙宗海陵既立以貞爲左衛將軍封貞妻平陽長公主貞
爲駙馬都尉殿前左副點檢轉都點檢兼太子少保封王
改大興尹都點檢如故俄授臨潢府路昏斯曾猛安居二
年海陵召貞朂之曰汝自幼常在左右頗著微勞而近日
乃怠忽縱有罪樹私恩凡人富貴而驕皆死徵也汝若不

制汝心將無所不至賜之死復何辭朕念弟襄及公主與朕同胞故少示懲戒貞但號泣即日解點檢職仍爲大興尹復戒之曰今而後能以勤自勵朕當思之不然黜尒歸田里矣逾月復爲都點檢大興尹如故正隆二年例封濬遷樞密副使賜佩刀入宮轉同判大宗正事海陵將伐宋詔朝官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奕金吾上將軍阿速飲於貞第海陵使周福兒賜土牛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召貞詰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死海陵數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固當諫古人三

諫不聽亦勉從君命魏武帝軍行令曰犯麥者死已而所乘馬入麥中乃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朕爲天下主法不能行于貴近乎朕念慈憲太后子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貞爲安武軍節度使京爲灤州刺史奕歸化州刺史無何拜貞御史大夫以本官爲左監軍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北還見世宗于中都詔以貞女爲皇太子妃除貞爲太原尹改咸平貞在咸平貪汙不法累贓鉅萬徙眞定尹事覺世宗使大理卿李昌圖鞫之貞即引伏昌圖還奏上問之曰貞停職否對曰未也上怒抵昌

圖罷復遣刑部尚書移剌道往真定問之徵其贓還主有司徵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主而令貞納官凡還主贓皆準此例降貞爲博州防禦使降貞妻爲清平縣主頃之遷震武節度使遣使者往戒勑之詔曰朕念卿懿戚不待終考更遷大鎮非常之恩不可數得卿勿蹈前過轉河中尹進封其妻爲任國公主賜黃金百兩重綵二十端賜貞擊毬馬二匹改東京留守賜玉吐鶻弓矢賜貞妻錢萬貫有司奏海陵已貶爲庶人宗幹不當猶稱帝於是以宗幹有社稷功詔追封爲遼王其子孫及諸女皆降貞妻降永平縣主貞自儀同三司降特進奪猛安不稱駙馬都尉

再從臨潢尹初與弑熙宗凡九人海陵以暴虐自斃秉德
辯忽土阿里出虎以疑見殺言以妻殞裕老僧以反誅至
是貞與大興國尚在而興國擯棄不用獨貞以世姻籍恩
寵雖夫婦降削爵號而世宗慮久遠終不以私恩曲庇久
之詔誅貞及其妻與二子慎思十六而宥其諸孫俄而興
國亦誅皇統逆黨盡矣章宗即位尊母皇太子妃爲皇太
后追封貞爲太尉梁國公貞祖抄司空魯國公父婆盧火
司徒齊國公貞妻梁國夫人子陁補火慎思十六俱爲鎮
國上將軍無何再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謚莊簡貞妻進封
梁國公主

李老僧舊爲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有親素相厚海陵秉政興國屬諸海陵海陵以爲省令史及將舉事使老僧結興國興國終爲海陵取符鑰納海陵宮中成弑逆者老僧爲之也海陵既立以老僧爲同知廣寧尹事賜錢千萬絹五百匹馬牛各二百羊二千久之海陵惡韓王亨將殺之求其罪不可得遂以亨爲廣寧尹再任老僧同知使伺察亨構致其罪亨喜博及至廣寧常與老僧博待之甚厚老僧由是不忍致亨死罪遲疑者久之海陵再使小底訛論促老僧老僧乃與亨家奴六斤謀殺亨獄中語在亨傳及耶律安禮自廣寧還朝海陵謂之曰李迭三罪伏其一已

見觖望爾乃梁王故吏若事伏辜必罪及親族故榜殺之
海陵以老僧於事有遲回意遂降老僧為易州刺史久之
遷同知大興尹賜名惟忠改延安府同知大定二年與兵
部尚書可喜謀反誅

論曰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穆王告伯冏曰慎簡乃僚其無以巧言令
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金人所謂寢殿小底猶周之綴衣
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則皆羣僕侍御之臣矣海陵弒
逆而大興國忽土阿里出虎為之扼腕皆出于小底護衛
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與近侍飲酒會夜稽

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辭不失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此陛下何患顧無親往熙宗謂辭不失被酒甚怒之明日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復見召用海陵與唐括辯時時屏人私語護衛特思察其非常海陵擠而殺之皇統末年羣臣解體無尊君謹上之心而群姦竊發僕御之臣不復有如辭不失特思者矣緜之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嗚呼先後禦侮之臣豈可少哉

完顏元宜本名阿列一名移特輦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言夏人以兵迎遼主將渡河去宗望移書夏人諭以禍福夏人乃止賜慎

思姓完顔氏官至儀同三司元宜便騎射善擊毬皇統元年充護衛累遷甌里本群牧使入爲武庫署令轉符寳郎海陵簒立爲兵部尚書天德三年詔凡賜姓者皆復本姓元宜復姓耶律氏歷順義昭義節度使復爲兵部尚書勸農使海陵伐宋以本官領神武軍都總管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益之前鋒渡淮拔昭關遇宋兵萬餘于柘臯力戰却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乗夜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以功遷銀青光禄大夫海陵增置浙西路都統制使元宜領之督諸軍渡江佩金牌賜衣一襲是時世宗已即位于遼陽軍

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渡江衆欲亡歸決計於
元宜猛安唐括烏野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
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曰待王祥
至謀之王祥者元宜子爲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元宜
使人密召王祥既至遂約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先
欺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旦渡江衆皆懼乃以舉事
告之皆許諾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
徒單守素猛安唐括烏野謀克斡盧保婁薛溫都長壽等
率衆犯御營海陵聞亂以爲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
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

海陵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收尚書右丞李通浙西路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年近侍局使梁珫副使大慶山皆殺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大軍北還大定二年春入見拜御史大夫詔曰高楨爲御史大夫號爲正直頗涉煩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糾舉職事有大於此者爾宜勉之未幾拜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復賜姓完顏氏往

泰州路規措討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榮招窩斡窩斡殺榮詔追贈榮進官四階五月上聞元宜將還遣使止之契丹已平元宜還朝奏請益諸群牧鎧甲詔從之每群牧益二十副元宜復請益臨潢戍軍士馬詔給馬六百匹久之罷爲東京留守乞還所賜甲第上從之賜以襲衣吐鶻廐馬海東青鶻未幾致仕薨于家上聞之遣使致祭賻贈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擬納合斡魯補除授上曰昔廢海陵此人首入弑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官使其世襲謀克姑聽仍舊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言凡爲人臣能捍災禦侮有功者宜録用之今弑海陵者以爲

有功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也宜削奪以爲人臣之戒
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如正名定罪請自臣始上曰扎里海
自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遂以扎里海充趙王
府祗候郎君元宜子習涅阿補大定二十五年爲符寳祗
候乞依女直人例遷官上曰賜姓一時之權宜令習涅阿
補還本姓

論曰春秋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曰齊人弑其君商
人嗟乎弑舍者商人也弑商人者邴歜閻職也海陵弑熈
宗完顏元宜弑海陵商人之弑也邴歜閻職去之海陵之
弑也元宜歸于世宗邴閻賤役元宜都將也握君之親兵

窺利以弑之其罪豈容誅乎世宗僅能不大用之而已扎
里海猶殺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殺人未聞准首免罪而又
予賞者也況弑逆乎海陵弑五十三年復有胡沙虎之事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阿疎裔孫也徙東平路猛安大
定八年充皇太子護衛出職太子僕丞改鷹坊直長再遷
鷹坊使拱衛直指揮使明昌四年使過阻居監酒官移刺
保迎謁後時飲以酒酒味薄執中怒毆傷移刺保詔的決
五十未幾遷右副點檢肆傲不奉職降肇州防禦使踰年
遷興平軍節度使丁母憂起復歸德軍節度使改開遠軍
兼西南路招討副使俄知大名府事承安二年召為簽樞

密院事詔佐丞相襄征伐執中不欲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上怒其言不遜事下有司既而赦之出為永定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復為永定軍坐奪部軍馬解職泰和元年起知大興府事詔契丹人立功官賞恩同女直人許存養馬匹得充司吏譯人著為令執中格詔不下上責之曰汝雖意在防閑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如此煩碎生事也乃下詔行之淶州人魏廷實祖任兒舊為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編籍正户已三世矣文昭孫勍詆廷實為奴及妄訴歐詈警巡院鞫對無狀法當訴本貫勍訴于府執中使廷實納錢五百貫與勍廷實不從

還淶水執中徑遣鎖致廷實御史臺請移問執中轉奏御史臺不依制府未結斷令移推詔吏部侍郎李炳戶部侍郎粘割合荅推問炳合荅奏御史臺理直詔乃切責執中御史中丞孟鑄奏彈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累過不悛既蒙恩貸轉生跋扈如雄州詐認馬平州冒支俸破魏廷實家發其冢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毆詈同僚擅令停職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上曰執中麤人似有跋扈爾鑄對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取閱奏章詔尚書省問之由是改武衞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執中除山東東西路統軍使揆行

省汴京伐宋升諸道統軍司爲兵馬都統府執中爲山東兩路兵馬都統定海軍節度使完顏撒剌副之執中分兵駐金城朐山請益發東平路兵屯密沂寧海登萊以遏兵衝詔從之時泰和六年四月也五月宋兵犯金城執中遣巡檢使周奴以騎兵三百禦之會宋益兵轉趨沭陽謀克三合伏卒五十人篁竹中伺宋兵過突出擊之殺十數人追至縣城宋兵不敢出會周奴以兵入城宋兵踰城走三合已焚其舟合擊大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殺宋統領李藻擒忠義軍將呂璋十月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宋以步騎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執中以舟兵二

千摶戰遏宋舟兵遣副統移剌古與涅率精騎四千自下流徑渡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追斬及溺死者甚衆盡獲其戰艦及戰馬三百遂克淮陰進兵圍楚州遷元帥左監軍執中縱兵虜掠上聞之杖其經歷官阿里不孫放還所掠未幾宋人請和詔罷兵除西南路招討使改西京留守大安元年授世襲謀克復知大興府事出知太原府復爲西京留守行樞密院兼安撫使以勁兵七千遇大兵戰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遯去衆遂潰行次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私人入紫荆關杖殺淶水令至中都朝廷皆不問乃遷右副元

帥權尚書左丞執中益無所忌憚自請步騎二萬屯宣德州與之三千令駐嬀川崇慶元年正月執中乞移屯南口或屯新莊移文尚書省曰大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朝廷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明年復召至中都預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胡沙虎專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强梁媚近臣以求稱譽骫法行事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師無律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縣令屯駐嬀川乞移内地其謀畧槩可見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後効不亦難乎才誠可取雖在微賤皆當擢用何

必老舊始能立功一將之用安危所係惟朝廷加察天下幸甚丞相徒單鎰以爲不可用參知政事瑝跪奏其姦惡乃止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五月詔給留守半俸預議軍事張行信復諫曰伏聞以胡沙虎老臣欲起而用人之能否不在新舊彼向之敗朝廷既知之矣乃復用之無乃不可乎遂止上終以執中爲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五千人屯中都城北執中乃與其黨經歷官文繡局直長完顏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軍鈐轄烏古論奪剌謀作亂是時

大元大兵在近上使奉職即軍中責執中止務馳獵不恤

軍事執中方飼鵝怒擲殺之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駙馬都尉沒烈謀反奉詔討之南平姻家福海別將兵屯於城北遣人以好語招之福海不知旣至乃執之八月二十五日未五更分其軍爲三軍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乃遣一騎先馳抵東華門大呼曰大軍至北關已接戰矣旣而再遣一騎亦如之使徒單金壽召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西富義坊馬上與執中相見執中手鎗刺之墮馬下金壽斫殺之使烏古論奪刺召沒烈殺之符寶祗候繕陽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聞亂遽召漢軍

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門使呼
門者親軍百户冬兒五十户蒲察六斤皆不應許以世襲
猛安三品職事官亦不應呼都點檢徒單渭河渭河即徒
單鎬也渭河縋城出見執中執中命聚薪焚東華門立梯
登城護衛斜烈乞兒親軍春山共掊鏁開門納執中執中
入宫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
自衛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幣賞金壽奪剌及軍官
軍士大興府輿隸是夜召聲妓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
上出居衛邸誘左丞完顔綱至軍中即殺之執中意不可
測丞相徒單鎰勸執中立宣宗執中然之是時莊獻太子

在中都執中以皇太子儀仗迎莊獻入居東宮召符寶郎徒單福壽取符寶陳於大興府露階上盜用御寶出制除完顏醜奴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剌順天軍節度使蒲察六斤横海軍節度使徒單金壽永定軍節度使雖除外官皆留之左右其餘除拜猶數十人同時有兩蒲察六斤其一守東華門不肯從亂者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乃止遣奉御完顏忽失來等三人護衛蒲鮮班底完顏醜奴等十人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弒上於衛邸盡徹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矣九月甲辰宣宗

即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監修國史封澤王授中都路和魯忽土世襲猛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末也爲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子豬糞除濮王傅兵部侍郎都點檢徒單渭河爲御史中丞烏古論奪剌遥授知真定府事徒單金壽遥授知東平府事蒲察六斤遥授知平陽府事完顏醜奴同知河中府事權宿直將軍詔以烏古論誼居第賜執中儀鸞局給供張妻王賜紫結銀鐸車戊申執中侍朝宣宗賜之坐執中就坐不辭無何執中奏請降衛紹王爲庶人奏再上詔百官議于朝堂太子少傅奥屯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附執中議衆相視莫敢言獨

文學田廷芳奮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尊號在禮不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諫議張信甫户部武文伯龐才卿石抹晉卿等二十四人宣宗曰譬諸問途百人曰東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適東乎適西乎豈以百人十人爲是非哉既而曰朕徐思之數日詔降爲東海郡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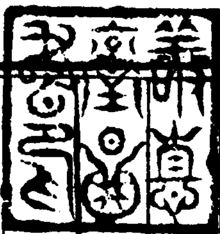
大元遊騎至高橋宰臣以聞宣宗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既而讓宰執曰吾爲尚書令豈得不先與議而遽奏耶宰執遜謝而已提點近侍局慶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除執中宣宗念援立功隱忍不許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無功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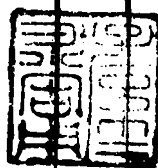
軍法從事矣高琪出戰復敗自度不免頗聞慶山奴諸人有謀十月辛亥高琪遂率所將乣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中聞變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絓墮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持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爲右副元帥執中之黨呼於衢路曰乣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市人從之乣軍死者甚衆一軍皆恟恟宣宗遣近侍撫諭之詔有司量加賻贈衆乃稍安明日除特末也泰寧軍節度使烏古論奪剌眞授知濟南府事徒單金壽貞授知歸德府事蒲察六斤眞授知平陽府事甲寅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

即列爲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矣爲其臣者誰敢干之胡沙虎握兵入城躬行弑逆當是時惟鄯陽石古乃率衆赴援至于戰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內望化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庶幾少慰貞魂激天下之義氣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以江陵奉迎之誠免其妻子胡沙虎國之大賊世所共惡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緣坐其家然後爲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倣元嘉故事亦足以示懲戒宣宗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贈鄯陽石古乃加恩其子慶山奴惟弼惟康皆遷賞近侍

局自此用事矣

論曰金九主遇弒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弒惟大興國一人世宗聲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弒其首惡爲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弒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于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爲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傳第七十



列傳第七十一　　金史百三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勑修

叛臣

張覺子僅言　耶律余睹　窩斡

古書畔與叛通畔之為言界也左氏曰政猶農之有畔是也君臣上下之定分猶此疆彼界之截然違此向彼即為叛矣善惡判於跬步禍患極於懷襄吁可畏哉作叛臣傳

張覺亦書作瑴平州義豐人也在遼第進士仕至遼興軍節度副使太祖定燕京時立愛以平州降當時宋人以海

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與
之平州自入契丹別爲一軍故弗與而以平州爲南京覺
爲留守旣而聞覺有異志上遣使劉彥宗及斜鉢諭之詔
曰平山一郡今爲南京節度使今爲留守恩亦厚矣或言
汝等陰有異圖何爲當此農時輒相扇動非去危就安之
計也其諭朕意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實京師民
心多不安故時立愛因降表曾言及之及以燕京與宋而
遷其人獨以空城與之遷者道出平州故覺因之以作亂
天輔七年五月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赴廣寧過
平州覺使人殺之于栗林下遂據南京叛入于宋宋人納

之太祖下詔諭南京官吏詔曰朕初駐蹕燕京嘉爾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爲南京減徭役薄賦稅恩亦至矣何苦輒爲叛逆今欲進兵攻取時方農月不忍以一惡人而害及衆庶且遼國舉爲我有孤城自守終欲何爲今止坐首惡餘並釋之覺兵五萬屯潤州近郊欲脅遷來潤隰四州闍母自錦州往討之已敗覺兵欲乘勝攻南京時暑雨不可進退屯于海壖無何闍母再敗覺兵復與戰于兎耳山闍母大敗覺報捷于宋宋建平州爲泰寧軍以覺爲節度使張敦固等皆加徽猷閣待制以銀絹數萬犒軍宗望軍至南京城東覺兵大敗宵遁遂奔宋入于燕京宗望

以納叛責宋安撫司索張覺宣撫王安中匿之於甲仗庫
給曰無之宗望索愈急安中乃斬貌類覺者一人當之金
人識之曰非覺也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以罪覺罵宋人
不容口遂殺覺函其首以與金人燕京降將及常勝軍皆
泣下郭藥師自言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降將卒皆
解體及金人伐宋竟以納平州之叛爲執言云子僅言

僅言幼名元奴宗望攻下平山僅言在襁褓間里人劉承
宣得之養於家其隣韓夫人甚愛之年數歲因隨韓夫人
得見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長侍世宗讀書遂使僅言主
家事繩檢部曲一府憚之世宗留守東京海陵用兵江淮

將士往往亡歸詣東京願推戴世宗爲天子偉言勸進世宗即位除内藏庫副使權發遣宮籍監事海陵死揚州偉言與禮部尚書烏居仁殿前左衛將軍阿虎帶御院通進劉琬發遣六宮百司圖書府藏在南京者還以本職提控尚食局轉少府監丞仍主内藏偉言能心計世宗倚任之凡宮室營造府庫出納行幸頓舍皆委之世宗嘗曰一經偉言無不愜朕意者六年提舉修内役事役夫掘地得白金匱之事覺法當死偉言責取其物與官釋其罪尋兼祗應司遷少府監提控宮籍監祗應司如故護作太寧宮引宮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斛十七年復提點内藏典領昭

德皇后山陵遷勸農使領諸職如故倢言雖舊臣出入左右然世宗終不假以權任二十一年尚書省奏宮苑司直長黎倫在職十六年請與遷叙上曰此朕之家臣質直人也今已老矣如勸農使張倢言亦朕舊臣純實頗解事凡朝廷議論內外除授未嘗得干預朕觀自古人君爲讒諂蒙蔽者多矣朕雖不及古人然近習憸言未嘗入耳宰臣曰誠如聖訓此國家之福也世宗欲以爲橫海軍節度使而不可去左右遂止倢言始得疾猶扶杖視事疾亟詔太醫診視近侍問訊相屬及卒上深惜之遣官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十端絹二百匹棺槨衣衾銀永歛物葬地皆官

給贈輔上將軍

耶律余睹遼宗室子也遼主近族父祖仕遼具載遼史初太祖起兵遼人來拒余睹請自効以功累遷金吾衛大將軍爲東路都統天輔元年與都統耶律馬哥軍于渾河銀术哥希尹拒之余睹等不敢戰比銀术哥等至馬哥余睹已遯去銀术哥希尹坐稽緩太祖皆罰之所獲生口財畜入于官天輔二年龍化州人張應古等來降而余睹復取之遼以撻不野爲節度使未幾應古等逐撻不野自効太祖於國中以問遼主龍化州已經降附何爲問罪而殺其主者遼主託以大盜羣起使余睹收之太祖已取臨潢府

賜詔余睹曰汝將兵在東路前後戰未嘗不敗今聞汝收合散亡以拒我師朕已於今月十五日克上京今將往取遼主矣汝若治兵一決勝負可指地期日相報若知不敵當率衆來降無貽後悔及太祖班師闍毋等還至遼河方渡余睹來襲完顏背荅烏塔等殿力戰却之獲甲馬五百匹天輔五年余睹送欵于咸州路都統以所部來降乞援接于桑林渡都統司以聞詔曰余睹到日使與其官屬偕來餘衆處之便地無何余睹送上所受遼國宣誥及器甲旗幟等與將吏韓福奴阿八謝老太師奴蕭慶醜和尚高佛留蒲荅謝家奴五哥等來降余睹作書具言所以降之

意大縣以謂遼主沉湎荒于遊畋不恤政事好佞人遠忠直濫刑吝賞政煩賦重民不聊生又言樞密使得里底本無材能但阿諛取容其子磨哥任以軍事又言文妃長子晉王素係人望宜爲儲副得里底以元妃諸子已所自出使晉王出繼文妃又言晉王與駙馬乙信謀復其樞密使來告余覩共定大計而所圖不成又言已粗更軍事進策遼主得里底蔽之遼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闢余睹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與耶律慎思等定議約以今夏來降近聞得里底髙十捏等欲發倉卒之際不及收合四遠但率傍近部族户三千車五千兩畜産數萬遼北軍都

統以兵追襲遂棄輜重轉戰至此所有官吏職位姓名人户畜産之數遣韓福奴具録以聞遂與其將吏來見上撫慰之遂賜坐班同宰相賜宴盡醉而罷上命余睹以舊官領所部且諭之曰若能爲國立功别當獎用自余睹降益知遼人虚實矣余睹在軍中屢乞侍妾及子太祖疑之詔咸州路都統司曰余睹家屬善監護之復詔曰余睹降時其民多强率而來者恐在邊生變宜徙之内地都統杲取中京余睹爲鄉導與希尹等招撫奚部奉聖州降其官吏皆遯去余睹舉前監酒李師夔爲節度使進士沈璋爲副使州吏裴賾爲觀察判官沈璋招集居民還業者三千餘

遷太常少卿父之耶律麻者告余睹吳十鐸剌結黨謀叛
及其未發宜先收捕上召余睹從容謂之曰今聞汝謀叛
誠然邪其各無隱若果去必須鞍馬甲冑器械之屬當悉
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無祈免死欲留事我則無懷異
志吾不汝疑余睹等戰慄不能對乃杖鐸剌七十餘皆不
問天會三年大舉伐宋余睹為元帥右都監宋兵四萬救
太原余睹屋里海逆擊于汾河北擒其帥郝仲連張關索
統制馬忠殺萬餘人宗翰伐宋余睹留西京天會十年余
睹謀反雲內節度使耶律奴哥等告之余睹亡去其黨燕
京統軍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謀自殺邊部斬余

睹及其諸子函其首以獻耶律奴哥加守太保兼侍中趙公鑑劉儒信劉君輔等並授遥鎮節度使以賞之

移剌窩斡西北路契丹部族先從撒八爲亂受其僞署後殺撒八遂有其衆撒八者初爲招討司譯史正隆五年海陵徵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楊葛盡徵西北路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爲讎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楊葛深念後西北有事得罪遂以憂死燥合復與牌印耶律娜尚書省令史没荅涅合督起西北路兵契丹聞男丁當盡起於是撒八孛特補與部衆殺

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而執耶律娜没荅涅合取招討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豫王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四群牧山前諸群牧皆應之迪斡群牧使徒單賽里耶魯瓦群牧使鶴壽等皆遇害語在鶴壽傳中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亦殺節度使术甲兀者以應撒八會寧八猛安牧馬于山後至迪謀魯賊盡奪其馬闊沙河千户十哥等與前招討使完顏麻潑殺烏古迪列招討使烏林荅蒲盧虎以所部趨西北路室魯部節度使阿厮列追擊敗之十哥與數騎遯去合于撒八咸平府謀克括里與所部自山後逃歸咸平少尹完顏余里野欲收捕括

里家屬括里與其黨招誘富家奴隷數日得衆二千遂攻陷韓州及栁河縣遂趨咸平余里野發兵迎擊之兵敗賊遂據咸平於是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以募兵賊勢益張權曹家山猛安綽質集兵千餘扼千夜河賊不得東綽質兵敗括里遂犯濟州會宿直將軍孛术魯吳括剌徵兵于速頻路遇括里于信州與猛安烏延查剌兵二千擊敗括里括里收餘衆趨京是時世宗爲東京留守以兵四百人拒之賊至常安縣聞空中擊鼓聲如數千鼓者候見旌旗蔽野傳言留守以十萬兵至矣即引還亦以其衆合于撒八海陵使樞密使僕散忽土西京留守蕭懷忠將兵一萬

與右衛將軍蕭禿剌討平之禿剌與之相持數日連與戰皆無功而糧餉不繼禿剌退歸臨潢禿剌雖不能克敵而撒八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大石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及僕散忽土蕭懷忠等兵至與禿剌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還忽土懷忠禿剌坐逗遛不即追賊皆誅死北京留守蕭賾不能制其下殺降人而取其婦女亦坐誅於是白彥恭爲北面兵馬都統紇石烈志寧副之完顏穀英爲西北面兵馬都統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姑的副之以討撒八等撒八既西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剌窩斡兵官陳家殺撒八執老和

尚孛特補等至是窩斡始自為都元帥陳家為都監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世宗使移剌扎八前押軍謀克播斡前牌印麻駁利涉軍節度判官馬腦等招之扎八等見窩斡以上意諭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扎八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扎八曰我知招降耳其他豈能必哉扎八見窩斡兵衆彊車帳蒲野意其可以有成因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為今觀兵勢彊盛如此汝等欲如群羊為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賊將有前孛特本部族節度使逐斡者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他日西北部族當有事今日正

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窩斡遂決意不復肯降矣扎八亦留賊中惟麻駮播斡還歸窩斡乃引兵攻臨潢府總管移室懣出城戰兵少被執賊遂圍臨潢衆至五萬正隆六年十二月己亥窩斡遂稱帝改元天正是時北面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聞世宗即位以兵來歸世宗使元帥左都監吾扎忽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顏骨只救臨潢晝夜兼行比至臨潢賊已解圍去攻泰州吾扎忽追及于窊歷两軍已陣將戰押軍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兵應賊吾扎忽軍遂敗泰州節度使烏里雅率千餘騎與窩斡遇烏里雅兵復敗僅以數騎脫歸賊勢愈振城中震

駭莫敢出戰賊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軍
士數人各持刀以身率先循城擊賊力戰斫刈甚衆賊乃
退走城賴以完泰州司吏顏盞蒲査奏捷除忠翊校尉賜
銀五十两重綵十端二年正月右副元帥完顏謀衍率諸
軍北征窩斡二月壬戌詔曰應諸人若能於契丹賊中自
拔歸者更不問元初首從及被威脅之由奴婢良人罪無
輕重並行免放曾有官職及糾率人衆來歸者仍與官賞
依本品量材叙使其同來人各從所願處收係有才能者
亦與録用内外官員郎君群牧直撒百姓人家驅奴宫籍
監人等並放爲良亦從所願處收係與免三年差役或能

捕殺首領而歸者准上施行仍驗勞績約量遷賞如捕獲
窩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節度使謀克加四品官授防禦
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詔曰尚書省如節度防禦使捉
獲窩斡者與世襲猛安刺史捉獲者與世襲謀克驅奴宮
籍監人亦與庶人同復詔宰臣偏諭將士能捕殺窩斡者
加特進授真定總管於是括里將犯韓州聞元帥兵至不
戰遯去將轉趨懿宜州謀行屯懿州慶雲縣及屯川州武
平縣奏請糧運當遣人護送兵仗乞選精良者付之詔以
南征逃還軍士就往屯戍如不足量于富家簽調就近地
簽步軍給仗護送糧運詔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往泰州規

措邊事前安遠大將軍斡里裊猛安七斤虜人阿里葛磨
哥等自窩斡中來降斡里裊七斤加昭武大將軍阿里葛
武義將軍磨哥忠勇校尉窩斡遂自泰州往攻濬州欲邀
糧運元帥完顏謀衍與右監軍完顏福壽左都監吾扎忽
合兵甲士萬三千人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廣寧尹僕散
渾坦同知廣寧尹完顏巖雅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爲左
翼臨海節度使紇石烈志寧曷速館節度使神土懣同知
北京留守完顏骨只淄州刺史尼龐古鈔兀爲右翼至术
虎崖盡委輜重士卒齎數日糧輕騎襲之糺梲群牧人契
丹糺者與其弟孛迭授刺皆棄家自賊中來降糺者謂謀

衍曰賊中馬肥健官軍馬疲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救其巢穴賊至馬必疲我馬少得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勞者也謀衍從之乘夜亟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整兵少憩窩斡趨濟州知大軍取其輜重乃還救遇于長濼既陣謀衍別設伏于左翼之側賊以餘騎突出左翼伏兵之間徒單克寧射却之是日別部諸將與賊對者勝負未分相去五里許而立左翼萬户襄別與賊戰賊陣動襄麾軍乘之突出其後俱與大軍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騎率衆自賊後擊之賊不能支乘勢麾軍擊其

一偏賊遂却襄遂與大軍合而別部諸將皆至整陣力戰忽反風揚砂石賊陣亂官軍馳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詔以糺者爲武義將軍李迭昭信校尉按剌忠翊校尉糺者除同知建州事未之官李迭取家賊中遂被害上憫之後以按剌爲汝州都巡檢使窩斡率其衆西走謀衍追及之于霿𩃎河賊已濟毀其津口紇石烈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爲疑兵以夾谷清臣徒單海羅兩萬户於下流渡河值支港兩岸斗絶且濘淖命軍士束柳塡港而過追之數里得平地方食賊衆奄至志寧軍急整陣賊自南岡馳下衝陣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

大軍畢至左翼騎兵先與賊接賊據上風縱火乘煙擊官軍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軍士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降雨風止官軍奮擊大敗之徒單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阨溪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官軍亦渡少憩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却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官軍少却回渡澗北大軍至賊遂引去四月詔元帥府曰應契丹賊人與大軍未戰已前投降者不得殺傷仍加安撫敗走以後招誘來降者除奴婢准已虜為定外親屬分付圓聚仍官為換贖窩斡既敗謀衍不復追討駐軍白濼

窩斡攻懿州不克遂殘破川州將遯于山西而北京亦不
邀擊之於是發驍騎軍二千曷懶路留屯京師軍三千號
柵二萬會寧濟州軍六千亦號二萬元帥左都監高忠建
總兵沃州刺史烏古論蒲查爲曷懶路押軍萬户邳州刺
史烏林荅剌撒爲濟州押軍萬户右驍騎副都指揮使爲
驍騎萬户祁州刺史宗寧爲會寧路押軍萬户右宣徽使
亨爲北京路都統吏部郎中完顏達吉爲副統會元帥府
討擊之詔使尚廐局副使蒲察蒲盧渾往懿州戒敕將帥
上曰朕委卿等討賊乃聞不就賊趨戰而駐兵閑緩經涉
累月雖嘗追襲乃不由有水草之地以致馬疲弱不能百

里而還後雖破賊而縱諸軍刼掠數日後方追北霿䨴河亦不乘勝輒復引還賊遂入涉近地北京懿州由此受兵朕欲重譴汝等以方任兵事且圖後功當盡心一力毋得似前怠弛上謂蒲盧渾曰卿若聞賊在近即當監督討伐用命力戰者疏記以聞朕將約量遷賞無或承徇上官抑有功濫冒無功者善戢士卒勿縱虜掠以紇石烈志寧爲元帥右監軍右監軍完顏福壽召還京師咸平路總管完顏兀帶復舊職謀衍男斜哥在軍中多暴橫詔押歸本管窩斡使所親招節度使移里董窟域窟域執其使送官與窩斡連戰有功遷宣武將軍賜銀五百兩衣二襲起運在

中都弓萬五千箭一百五十萬赴懿州平章政事移剌元
宜寧昌軍節度使宗敘入見詔使自中道却還軍中宣諭
元宜謀衍注意經略邊事師久無功尚書右丞僕散忠義
願効死力除邊患世宗嘉歎六月忠義拜平章政事兼右
副元帥宗敘爲兵部尚書各賜弓矢具鞍勒馬出内府金
銀十萬兩佐軍用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除連職奏聞餘依
軍法約量決責有功者依格遷賞以大名尹宗尹爲河南
路統軍使河南路統軍都監蒲察世傑爲西北路副統賜
弓矢佩刀廐馬從忠義征行詔諭諸軍將士曰兵久駐邊
陲靡費財用無成功百姓不得休息今命平章政事僕散

忠義兼右副元帥同心戮力以底戡定右副元帥謀衍罷爲同判大宗正事詔居庸關古北口譏察契丹姦細捕獲者加官賞萬户温迪罕阿曽帶以兵四千屯古北口薊州石門關等處各以五百人守之海陵末年阿曽帶爲猛安移剌娜爲牌印祗候起契丹部族兵被執至是挺身來降世宗以阿曽帶爲濟州押軍萬户移剌娜爲同知灤州事西南路招討使完顏思敬爲都統賜金牌一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以兵五千往會燕子城舊戍軍視地形衝要或于狗濼屯駐遠斥候賊至即戰不以晝夜爲限詔思敬曰契丹賊敗必走山後可選新馬三千加

芻秣以備追襲僕散忠義至軍中是時窩斡西走花道衆尚八萬忠義髙忠建軍與賊遇萬户查剌蒲査爲左翼宗亨統之宗寧剌撒爲右翼宗叙統之世傑亦在左翼中與賊夾河爲陣賊渡河以兵四萬餘先犯左翼軍查剌以六百騎奮擊敗之以四萬衆與右翼軍戰宗亨世傑七謀克指畫失宜陣亂敗于賊世傑挺身投于查剌軍中賊圍查剌軍查剌力戰宗叙以右翼軍來救賊乃去詔曰自契丹作逆有爲賊詿誤者不問如何從賊但能復業與免本罪如能率衆來附或能殺捕首領而降或執送賊所扇誘作亂之人皆與量加官爵朕念正隆南征猛安亡者招還被

戮已命其子孫襲其職爾等勿懲前事故懷遲疑賊軍今既破散山後諸處皆命將士遏其逃路爾等雖欲不降終將安往若猶疑貳俱就焚滅悔無及矣窩斡自花道西走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以大軍追及于裊嶺西陷泉明日賊軍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爲陣迤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既陣霧開少頃晴霽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烏延查剌力戰賊稍卻志寧與夾谷清臣烏林荅剌撒鐸剌合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濘不得亟渡大軍逐北人馬

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衆蹈籍而過或奔潰
竄匿林莽間大軍踵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僞六院司
大王裊窩斡僅與數騎脫去鈔兀清臣追四十餘里不及
斬千餘級獲車帳甚衆其母徐輦舉營自落括岡西走志
寧追之盡獲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僞節度使
六及其部族皆降詔北京副統完顏達吉括本部馬規辦
芻糧仍使達吉爲監戰官錄有功者聞奏詔選中都西京
兩路新舊軍萬人備守禦以窩斡敗走恐或衝突也僕散
忠義使使奏捷詔畧曰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忠義使使來
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

全屬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或嘗受僞命及自來曾與官
軍鬬敵皆釋其罪其散亡人內除窩斡一身不以大小官
員是何名色却來歸附者亦准釋放有能誅捕窩斡或於
不從招納亡去人內誅捕以來及或能率衆於掌軍官及
隨處官司投降者並給官賞各路撫納來者毋得輒加侵
損無資給者不以是何路分隨有糧處安置仍官為養濟
窩斡收合散卒萬餘人遂入奚部以諸奚自益時時出兵
寇速魯古淀古北口興化之間溫迪罕阿魯帶守古北口
與戰敗焉詔完顏謀衍蒲察烏里雅蒲察蒲盧渾以兵三
千合舊屯兵五千擊之詔完顏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會

大軍討窩斡賊黨霿鬆河猛安蒲速越遣人至帥府約降詔令擒捕窩斡許以官賞賊將降者甚衆其散走者聞詔書招降亦多降者其餘多疾疫而死無復鬭志窩斡自度勢窮乃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大軍追之益急其衆復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陁間詔尚書省凡脅從之家被俘掠遂致離散宜從改正將士往往藏匿其人有司檢括分付監軍志寧獲賊稍合住釋而弗殺縱還賊中使誘其親近捕窩斡以自効許以官賞九月庚子稍合住與神獨斡執窩斡詣右都監完顏思敬并獲其母徐輦及其妻子子婦弟姪盡收偽金銀牌印唐括孛古底獲前胡里改

節度使什温及其家屬西北路招討使李家奴獲僞樞密
使逐斡等三十餘人復與猛安泥本婆果追僞監軍那也
至天成縣那也乃降仍獲僞都元帥醜哥及金牌一銀牌
五志寧與清臣宗寧速哥等追餘黨至燕子城盡得其黨
前至抹拔里達之地悉獲之逆黨遂平甲辰皇太子率百
官上表賀乙巳詔天下辛亥完顏思敬獻俘于京師窩斡
梟首于市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徐輦及妻子皆戮
之契丹降人皆拘其器仗貧不能自給者官為養濟括里
扎八率衆南走詔左宣徽使宗亨追及之扎八詐稱降宗
亨信其言遂不與戰扎八紿之曰括里驚走願追之宗亨

縱扎八去盃都猛安欲以所部追括里扎八宗亨恐分其功不聽而縱軍士取賊所棄貲囊人畜而自有之括里扎八由是得亡去遂奔于宋宗亨降寧州刺史其後宋李世輔用括里扎八遂取宿州頗為邊患神獨斡除同知安化軍節度使稍合住除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大定六年點檢司奏親軍中有逆黨子弟請一切罷去詔曰身預逆黨者罷之餘勿問

贊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啓張覺跳梁之心覺豈為宋者哉蓋欲乘時以徼利耳耶律余睹從宗望追天祚曾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咈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難傳曰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可不戒哉

列傳第七十一

列傳第七十二　金史一百三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勑修

外國上

西夏

夏國王李乾順其先曰托跋思恭唐僖宗時爲夏綏銀宥節度使與李茂貞李克用等破黃巢復京師賜姓李氏唐末天下大亂藩鎮連兵惟夏州未嘗爲唐患歷五代至宋傳數世至元昊始稱帝遼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修朝貢不絕事具遼史天輔六年金破遼兵遼主走陰山夏將李

良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天德境野谷斡魯婁室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漂没者不可勝計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其書曰奉詔有之夏王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日以効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天會二年始奉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請受割賜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濼之西以賜之天會二年乾順遣把里公亮等來上誓表曰臣乾順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遣左諫議大夫王介儒等齎牒奉宣若夏國追悔前非捕送遼主立盟上表仍依遼

國舊制及賜誓詔將來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與遼國世通姻契名係藩臣輒爲援以啓端曾犯威而結舋旣速違天之咎果罹敗績之憂蒙降德音以寛前罪仍賜土地用廣藩籬載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已後凡於歲時朝賀貢進表章使人往復等事一切永依臣事遼國舊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竄到此不復存泊即當執獻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無敢爲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徵兵即當依應至如殊方異域朝覲天闕合經當國道路亦不阻節以上所叙數事臣誓固此誠傳嗣不變苟或有渝天地鑒察神明殛之禍及子孫不克享國所

謂西北西南两路都統者宗翰也盖宗望以太祖命與之通書而宗翰以便宜割地議和云太宗使王阿海楊天吉往賜誓詔曰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三月戊寅朔皇帝賜誓詔於夏國王乾順先皇帝誕膺駿命肇啓鴻圖而卿國據夏臺境連遼右以効力於昏主致結釁於王師先皇帝以謂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過迫眇躬之纂紹仰遺訓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樂從内附飭使軺而奉貢効臣節以稱藩載錫寵光用彰復好所有割賜地土使聘禮節相為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詔其依應徵兵所請宜允三辰在上朕豈食言苟或變渝亦如卿誓遠垂戒諭毋替

厥誠於是宋人與夏人俱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順遣使表謝賜誓詔幷論宋所侵地詔曰省所上表具悉已命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從宜定奪是時宗翰朝京師未還録夏國奏付權都統斡魯宋人侵略新受疆土及使人王阿海爭儀物事與夏通問以便宜決之初以山西九州與宋人而天德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割以與夏後破宋都獲二帝乃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過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直距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

河路盡四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內以河爲界及婁室定陝西婆盧火率兵先取威戎城軍至威戎東與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問之乃知爲夏將李遇取威戎也乃還其人而與李遇通問李遇軍威戎西蒲察軍威戎東而使使議事于婁室婁室報曰元帥府約束若兵近夏境則與夏人相爲犄角毋相侵犯李遇使人來曰夏國既以天德雲內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蒲察等遂旋軍睿宗既定陝西元帥府不欲以陝西北鄙與夏國詔曰卿等審處所宜從事天眷二年國王乾順薨子仁孝立遣使冊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皇統

元年請置榷場許之初王阿海等以太宗誓詔賜夏國乾順以契丹舊儀見使者阿海不肯曰契丹與夏國甥舅也故國王坐受使者以禮進今大金與夏國君臣也見大國使者當如儀爭數日不能決於是始起立受焉厥後不遣賜生日使至是始遣使賜之初慕洧以環州降及割陝西河南與宋人洧奔夏國夏人以爲山訛首領及撒離喝再定陝西洧思歸夏人知之遂族洧以表聞詔書責讓之及海陵弑熙宗遣使報諭至境上夏人問曰聖德皇帝何爲見廢不肯納朝廷乃使有司以廢立之故移文報之天德二年七月夏使御史中丞雜辣公濟等來賀如舊禮正隆

末伐宋宋人入秦隴夏亦乘隙攻取盪羌通峽九羊會川等城寨宋亦侵入夏境世宗即位夏人復以城寨來歸且乞兵復宋侵地詔書嘉奬仍遣吏部郎中完顏達吉不體究陝西利害邊吏奏夏人已歸城寨而所侵掠人口財畜尚未還請索之大定四年二月甲申夏遣其武功大夫細卧文忠等賀萬春節入見附狀奏告略曰衆軍破蕩之時幸而免者十無一二繼以凍餒死亡其存幾何兼夏國與宋兵交人畜之被俘俘亦多連歲勤動士卒暴露勢皆朘削又坐爲宋人牽制使忠誠之節無繇自達中外咸知顛止約理索聽納臣言不勝下國之幸其後屢以爲請詔許

之久之其臣任得敬專國政欲分割夏國因賀大定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醫爲得敬治疾詔保全郎王師道佩銀牌往焉詔師道曰如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得敬疾有瘳遣謝恩使任得聰來得敬亦附表進禮物上曰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禮物皆不可受並却之初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爲得敬求封世宗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

不如因而許之上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而錫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得敬容通宋人求助宋以蠟丸書荅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禮物欲以嘗試世宗既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謀誅之八月晦仁孝誅得

敬及其黨與上表謝并以所執宋人及蠟丸書來上其謝
表曰得敬初受分土之後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詔
書不為俞納此朝廷憐愛之恩夏國不勝感戴夏國妄煩
朝廷冐求賊臣封建深虧禮節今既賊臣誅訖大朝不用
遣使詢問得敬所分之地與大朝熈秦路接境恐自分地
以來别有生事已根勘禁約乞朝廷亦行禁約十二年上
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
乃減罷保安蘭安榷場仁孝深念世宗恩厚十七年獻本
國所造百頭帳上曰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可却之仁孝再
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使人亦已到邊若不蒙包納

則下國深誠無所展效四方鄰國以爲夏國不預大朝眷愛之數將何所安乃許與正旦使同來先是尚書奏夏國與陜西邊民私相越境盜竊財畜姦人託名榷場貿易得以往來恐爲邊患使人入境與富商相易亦可禁止於是復罷綏德榷場止存東勝環州而已仁孝表請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榷場如舊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詔曰保安蘭州地無絲枲惟綏德建關市以通貨財使副往來聽留都亭貿易章宗即位詔曰夏使館內貿易且已明昌二年復舊頃之夏人肆牧於鎮戎之境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而去邊將阿魯帶率兵詰之夏廂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

徐餘立等伏兵三千於淵中阿嚕帶口中流矢而死取其弓甲而去詔索殺阿嚕帶者夏人處以徒刑詔索之不已夏人乃殺明契等明昌四年仁孝薨子純佑嗣立承安二年復置蘭州保安榷場承安六年純佑母病風求醫詔太醫判官時德元及王利貞往仍賜御藥八月再賜醫藥泰和六年三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廢純佑自立再閱月死于廢所七月使純佑母羅氏爲表言純佑不能嗣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爲王遣使奏告夏使私問館伴官奏告事詔許否館伴官曰此不當問也夏使曰明日當問諸客省若又不荅則升殿奏請上聞之使客省諭以許所祈之意

乃賜羅氏詔諭其意夏人復以羅氏表來乃封安全爲夏國王大安三年安全薨族子遵頊立遵頊先以狀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立在安全薨前一月衛紹王無實録不知其故然是時金兵敗績于會河堡夏人乘其兵敗侵略邊境而通使如故崇慶元年三月攻葭州至寧元年六月攻保安州貞祐元年十一月攻會州都統徒單醜兒擊走之十二月陷涇州二年八月歸國人喬成齎夏國書大槩言金邊吏侵略乞禁戢詔移文荅之宰臣言既非公牒令將責問彼必飾詞徒爲虛文無益于事乃止未幾夏人攻慶原延安積石州乃詔有司移文責問十一月蘭州譯人程

陳僧結夏人以州叛邊將敗其兵三千三年正月夏兵攻武延川宣宗曰此不足慮恐由他道入也既而聞邊吏侵夏境夏人乃攻環州詔治邊吏罪夏兵攻積石州都統姜伯通敗之夏兵入安鄉關都統曹記僧萬户忽三十郤之三月攻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敗之于境上三月詔議伐夏陝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以兵應之悉皆遯去遽還巢穴蓋爲我備也今蘭州潰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未可芻牧兩界無煙火者三百餘里不宜輕舉從之四月詔河州提控曹記僧通遠軍節度使完顏狗兒討程陳僧夏人援之九月遂破西

關堡夏人復攻第五將城萬户楊再興擊走之詔陝西宣撫司及沿邊諸將降空名宣勑臨陣立功五品以下並聽遷授十月攻保安及延安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既而深入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不能禦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來救臨洮大敗于渭源堡城破胡失來被執十一月夏兵敗于克戎寨復敗于熟羊寨宰相入賀宣宗曰此忠賢之力也夏兵進圍臨洮陀滿胡土門破之四年四月夏龍俄族總管汪三郎率衆來降進羊千口詔納之優給其直來遠鎮獲諜人言宋夏相結來攻詔陝西行省備之夏於來羗城界河起折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焚之斬馘甚

衆六月鄜延路奏夏人牒報用彼國光定年號詔封還其
牒閏月慶陽總管慶山奴伐夏出環州陝西行省請中分
其軍令慶山奴出第三將懷安寨環州刺史完顏胡魯出
環州宣宗曰聞夏人務軍備其王城尚恐詐我勿墮其計
中也提控完顏狗兒抵蘭州西關堡招得舊部曲九人掩
擊夏兵于阿彌灣殺其將士百餘人八月左監軍烏古論
慶壽敗夏兵于冦安堡右都監賽不擊走夏兵于結耶觜
川復破之于車兒堡十一月提控石盞合喜楊斡烈解定
西之圍十二月丙寅宣宗與皇太子議伐夏左監軍陀滿
胡土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攻鹽宥夏州慶陽總管慶

山奴知平凉府移剌荅不也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
正月夏兵三萬自寧州還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詔河東
行省胥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伐夏鼎馳奏不
可遂止語在鼎傳右都監完顏仲元請試兵西夏出其不
意必獲全勝兵威旣振國力益完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
夏人福山以俘户來降除同知澤州軍州事五月夏兵入
大北岔都統紇石烈猪狗掩擊敗之宣宗欲與夏議和右
都監慶山奴屯延安奏曰夏國決不肯和徒見欺耳旣而
獲諜者言遵頊聞大金將約和戒諭將士無犯西鄙宰臣
奏曰就令如此邊備亦不宜弛宣宗以爲然右都監完顏

間山敗夏兵于黃鶴岔夏人圍羊狠寨都統党世昌與戰
完顏狗兒遣都統夾谷瑞夜斫夏營遂觧其圍猶駐近地
左都監白撒發定西鋭兵龕谷副統包孝成緋翮翅軍合
擊走之八月安定堡馬家平總押李公直敗夏兵三千九
月都統羅世暉却夏兵于克戎寨興定二年三月右都監
慶山奴奏夏人有乞和意保安綏德葭州得文報乞復互
市以尋舊盟以臣觀之此出於遵頊非邉吏所敢專者朝
廷不以為然五月夏人入葭州慶山奴破之于馬吉峰七
月犯龕谷夾谷瑞趙防敗之追至質孤堡三年閏月夏人
破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擊敗之自葭蘆川遯去華州元

帥完顏合達出安塞堡至隆州敗其兵二千進攻隆州克其西南會暮乃還十二月詔有司移文夏國四年二月夏人犯鎮戎金師敗績夏人公移語不遜詔詞臣草牒折之四月夏兵犯邊元帥石盞合喜遇于鹿兒原提控烏古論世顯以偏師敗之都統王定復破其衆于新泉城元帥慶山奴攻宥州圍神堆府穴其城士卒有登者援兵至擊走之斬首二千俘百餘人獲雜畜三千餘八月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復犯龕谷夾谷瑞連戰敗之夏人乃去是月詔有司移文議和事竟不克夏人三萬自高峯鎮圍定西刺史愛申阿失剌提控烏古論長壽温敦永昌擊

走之九月夏人圍綏平寨安定堡未幾陷西寧州遂攻定西烏古論長壽擊卻之乃襲鞏州石盞合喜逆戰一日十餘戰乃觧去五年正月詔樞密院議夏事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會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險要以待之鄜延元帥府伺便發兵以綴其後足以無慮二月寧遠軍節度使夾谷海壽破夏兵于搜嵬堡三月復取來羌城十月攻龕谷白撒連敗之元光元年正月夏人陷大通城復取之三月提控李師林敗夏兵于永木嶺八月攻寧安寨攻神林堡入質孤堡提控唐括昉敗之二年遵頊使其太子德任來伐德任諫曰彼兵勢尚強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

是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強之有徳任固諫不從乞避太子位願爲僧遵頊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會天旱不果是歲

大元兵問罪夏國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夏人之困弊伐之陝西行省白撒合達以爲不可乃止隴安軍節度使完顔阿隣日與將士宴飲不治軍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餘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搆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鋭皆盡而兩國俱弊是歲遵頊傳位於子徳旺正大元年和議成自稱兄弟之國三年二月遵頊死

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明年夏國亡先是夏使精方匭匣使王立之來聘未復命國已亡詔於京兆安置充宣差彈壓主管夏國降户八年五月立之妻子三十餘口至環州詔以歸立之賜以幣帛立之上言先世本中州人乞不仕居申州詔如所請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鄧申裕等處夏國降户聽唐鄧總帥府節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云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叙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托跋氏按唐書党項八部有托跋部自党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黄

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為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強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鬬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強地勢然也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盪為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然能崇尚儒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

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偭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爲異
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
聖神有作天下會于一驛道往來視爲東西州矣

列傳第七十二

列傳第七十三　　金史百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外國下

高麗

高麗國王王楷其地鴨綠江以東曷懶路以南東南皆至于海自遼時歲時遣使修貢事具遼史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兩部皆臣屬于高麗唐滅高麗粟末保東牟山漸疆大號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禮樂至唐末稍衰自後不復有聞金伐遼渤海來歸蓋其遺裔也黑水靺鞨居古肅慎地

有山曰白山蓋長白山金國之所起焉女直雖舊屬高麗不復相通者久矣及金滅遼高麗以事遼舊禮稱臣于金初有醫者善治疾本高麗人不知其始自何而來亦不著其姓名居女直之完顏部穆宗時戚屬有疾此醫者診視之穆宗謂醫者曰汝能使此人病愈則吾遣人送汝歸汝鄉國醫者曰諾其人疾果愈穆宗乃以初約歸之乙離骨嶺僕散部胡石來勃菫居高麗女直之兩間穆宗使族人叟阿招之因使叟阿送醫者歸之高麗境上醫者歸至高麗因謂高麗人女直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彊兵益精悍年穀屢稔高麗王聞之乃通使于女直既而胡石來來歸遂

率乙離骨嶺東諸部皆內附穆宗十年癸未阿踈自遼使其徒達紀來訛曷懶甸人曷懶甸人執之穆宗以達紀送高麗謂高麗王曰前此為亂於汝鄙者皆此輩也及破蕭海里使斡魯罕往高麗報捷高麗亦使使來賀未幾復使斜葛與斡魯罕往聘高麗王曰斜葛女直之族弟也其禮有加矣乃以一大銀盤為謝厥後曷懶甸諸部盡欲來附高麗聞之不欲使來附恐近於己而不利也使人邀止之斜葛在高麗及往來曷懶道中具知其事遂使石適歡往納曷懶甸人未行而穆宗沒康宗嗣遣石適歡以星顯統門之兵往至乙離骨嶺益募兵趨活涅水徇地曷懶甸收

叛亡七城高麗使人来告曰事有當議者曷懶甸官屬使斜勒詳穩治刺保詳穩往石適歡亦使盃魯往高麗執治刺保等而遣盃魯曰無與爾事於是五水之民皆附於高麗團練使陏者十四人二年甲申高麗來攻石適歡大破之殺獲甚衆追入其境焚略其戍守而還四月高麗復来攻石適歡以五百人禦於闢登水復大破之追入闢登水逐其殘衆踰境於是高麗王曰告邊釁者皆官屬祥丹傍都里昔畢罕輩也十四團練六路使人在高麗者皆歸之遣使来請和遂使斜葛經正疆界至乙離骨水曷懶甸活禰水畱之兩月斜葛不能聽訟每一事輙至枝蔓民頗苦

之康宗名斜葛還而遣石適歡往石適歡立幞府于三潺水其嘗陰與高麗往來爲亂階者即正其罪餘無所問康宗以爲能四年丙戌高麗使使黑歡方石来賀嗣位康宗使盃魯報聘且尋前約取亡命之民高麗許之曰使使至境上受之康宗以爲信然使完顔部阿聒烏林荅部勝昆往境上受之康宗畋于馬紀嶺乙隻村以待之阿聒勝昆至境上高麗遣人殺之而出兵曷懶甸築九城康宗歸衆咸曰不可舉兵也恐遼人將以罪我太祖獨曰若不舉兵豈止失曷懶甸諸部皆非吾有也康宗以爲然乃使斡塞將兵伐之大破高麗兵六月高麗率衆来戰斡塞敗之進

圍其城七月高麗復請和康宗曰事若酌中則與之和高麗許歸亡入之民罷九城之戍復所侵故地遂與之和收國元年九月太祖已克黃龍府命加古撒喝攻保州保州近高麗遼侵高麗置保州至是命撒合取之久不下撒喝請濟師且言高麗王將遣使来太祖使納合烏蠢以百騎益之詔撒喝曰汝領偏師屢破重敵多所俘獲及闍胡沙數戰有功朕甚嘉之若保州未下但守邊戍吾已克黃龍府聞遼主且至俟破大敵復益汝兵所言高麗遣使事未知果否至則護送以来邊境之事慎之毋忽十一月係遼女直麻懣太彎等十五人皆降攻開州取之盡降保州諸

部女直太祖以撒喝爲保州路都統太祖已破走遼主軍
撒喝破合主順化二城復請濟師攻保州使斡魯以甲士
千人往二年閏月高麗遣使来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
願以見還太祖謂使者曰爾其自取之詔撒喝烏蠢等曰
若高麗来取保州益以胡剌古石顯等軍備之或欲合兵
無得輒往但謹守邊戍及撒喝阿實賚等攻保州遼守將
遯去而高麗兵已在城中既而高麗國王使蒲馬請保州
詔諭高麗王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
破敵城下且蒲馬止是口陳俟有表請即當別議天輔二
年十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曰朕始興師伐遼已嘗布告賴

皇天助順屢敗敵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其間京府州縣
部族人民悉皆撫定今遣孛堇术孛報諭仍賜馬一疋至
可領也三年高麗增築長城三尺邊吏發兵止之弗從報
曰修補舊城曷懶甸孛堇胡剌古習顯以聞詔曰毋得侵
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四年咸州路都統司
以兵分屯于保州畢里圍二城請益兵詔曰汝等分列屯
戍以固封守甚善高麗累世臣事于遼或有交通可常遣
人偵伺使習顯以獲遼國州郡諭高麗其國方誅亂者使
謂習顯曰此與先父國王之書習顯就館凡誅戮官僚七
十餘人即依舊禮接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復以遼帝

士入夏國報之高隨斜野奉使高麗至境上接待之禮不遜隨等不敢往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當以事遼之禮事我而我國有新喪遼主未獲勿遽强之命高隨等還天會二年同知南路都統鶻實答奏高麗納叛亡增邊備必有異圖詔曰凡有通問毋違常式或來侵略則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犯彼者雖捷必罰詔闍母以甲士千人戍海島以備之四年國王王楷遣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上使高伯淑烏至忠使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須盡數發還勅伯淑曰若一一聽從即以保州地賜之高伯淑至高麗王楷附表謝一

依事遼舊制八年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邊戶是歲高麗十人捕魚大風飄其船抵海岸曷蘇館人獲之詔還其國既而勗上表請不索保州亡入高麗戶口太宗從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皇統二年詔加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六年楷薨子晛嗣立大定四年詔鴨綠江堡戍頗被侵越焚毀五年正月世宗因正旦使朝辭諭之曰邊境小小不虞爾主使然邪疆吏爲之邪若果疆吏爲之爾主亦當懲戒之也初高麗使者別有私進禮物以爲常是歲萬春節上以使者私進不應典禮詔罷之十年王晛弟翼陽公晧廢晛自立十月賜生日使大宗正丞紇至界上高麗邊

吏稱前王巳讓位不肯受使者十一年三月王晧以讓國來奏告詔婆速路勿受有司移文詳問高麗告曰前王久病昏耄不治以母弟晧權攝國事上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高麗乃以王晛讓國表來大略稱先臣楷遺訓傳位於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疑之以問宰執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晛止一子往年生孫嘗有表自陳生孫之喜一也晧嘗作亂晛因之二也今晛不遣使晧乃遣使三也朝廷賜晛生日使晧不轉達於晛乃稱未敢奉受四也是晧簒兄誣請於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即當遣使封冊

上曰封一國之君詢於民衆此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乃却其使者而以詔書詳問王晛吏部侍郎靖爲宣問王晛使晧實簒國因晛於海島靖至高麗晧稱王晛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晛乃以詔授晧轉取晛表附奏其言與前表大槩相同靖還上問大臣皆曰晛表如此可遂封之丞相良弼平章政事守道曰待晧祈請未晚也十二月晧遣其禮部侍郎張翼明等請封十二年三月遂賜封冊晧生日在正月十九日是歲十二月將盡未及遣使有司請至來歲舉行焉十五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晧遣徐彦

寧等九十六人上表曰前王本非避讓大將軍鄭冲夫郎將李義方實弒之臣位寵請以慈悲嶺以西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内屬請兵助援上曰王晧已加封册位寵輙敢稱兵爲亂且欲納土朕懷撫萬邦豈助叛臣爲虐詔執徐彦寧等送高麗頃之王晧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奏謝自位寵之亂晧所遣生日回謝横賜回謝賀正旦進奉萬春節等使皆阻不通至是晧并奏之詔荅其意其合遣人使令節次入朝十七年賀正旦禮物玉帶乃石似玉者有司請移問上曰彼小國無能識者誤以爲玉耳不必移問乃止十二月有司奏高麗下節押馬官順成例外將帶申三過界

上以使人所坐罪重但令發還本國而已二十三年晧母
任氏薨晧乞免賜生日及賀謝等事詔從之章宗即位詔
使至界上頒稽滯詔移問高麗遜謝明昌三年下節金挺
回至平州撫寧縣歐死當驛人何添兒有司請凡人使往
還乞量設兵衛參知政事張萬公曰可於宿頓之地廵護
之上可其奏詔自今接送伴使副失關防者當坐故事賀
正旦使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見明昌六年十二月己卯立
春詔於前二日丁丑入見云承安三年晧表自陳衰病以
國讓其弟晫晫權國事是歲晧薨晫嗣立泰和四年正月
乙丑朔高麗傔人以小佩刀劄黎廡下廵廊奉職見而糾

之詔館伴官自今前期移文禁止是歲王晫薨子皞嗣立泰和七年正月是時用兵伐宋夏亦有故獨高麗遣正旦使詔不賜曲宴及天壽節夏高麗使者皆在有司奏大定初宋未請和夏高麗使者賜曲宴今請依大定故事詔從之至寧元年八月王皞薨嗣子未行起復九月宣宗即位邊吏奏高麗牒稱嗣子未起復不可以凶服迎吉詔又不可以草土名銜署表禮官議人臣不以私恩廢公義宜權用吉服迎詔署表用權國事名銜俟高麗告哀使至闕然後遣使致祭慰問及行封冊制可明年宣宗遷汴遼東道路不通興定三年遼東行省奏高麗復有奉表朝貢之意

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貢之禮俟他日徐議宣宗以爲然乃遣使撫諭高麗終以道路不通未遑迎迓詔行省且羈縻勿絶其好然自是不復通問矣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麗者始通好爲鄰國既而爲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已入

聖朝猶子孫相傳自爲治故不復備論論其與金事相涉者焉

列傳第七十三

金國語解

今文尚書辭多奇澁蓋亦當世之方言也金史所載本國之語得諸重譯而可解者何可闕焉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賤或以疾猶有古人尚質之風不可文也國姓爲某漢姓爲某後魏孝文以來已有之矣存諸篇終以備考索

官稱

都勃極烈總治官名猶漢云冢宰

諳版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

國論勃極烈尊禮優崇得自由者

胡魯勃極烈統領官之稱

移賚勃極烈位第三曰移賚
阿買勃極烈治城邑者
乙室勃極烈迎迓之官
札失哈勃極烈守官署之稱
昃勃極烈陰陽之官
迭勃極烈倅貳之職
猛安千夫長　謀克百夫長也
諸糺詳穩邊戍之官
諸移里董部落墟砦之首領詳穩移里董本遼語金人
因之而稍異同焉

禿里掌部落詞訟察非違者

烏魯古牧圉之官

斡里朶官府治事之所

人事

孛論出胚胎之名

阿胡迭長子　骨赧季也　蒲陽溫曰幼子

益都次第之通稱　第九曰烏也　十六曰女魯歡

按答海客之通稱

山只昆舍人也

散亦孛奇男子　撒答老人之稱也

什古乃瘠人　撒合輦黧黑之名

保活里侏儒　阿里孫貌不揚也

阿徒罕採薪之子

答不也耘田者

阿土古善採捕者　阿里喜圍獵也

拔里速角觝戲者

阿离合懣臂鷹鶻者

胡魯剌户長　阿合人奴也

兀朮曰頭　粘罕心也　畏可牙又曰吾亦可

盤里合將指

三合人之屬也

牙吾塔瘍瘡　蒲剌都目赤而盲也

石哥里洩疾

謾都訶癡騃之謂

謀良虎尤賴之名皆不美之稱也

與人同受福曰忽都　以力助人曰阿息保

辭不失酒醒也　奴申和睦之義

訛出虎寬容之名也

賽里安樂　迪古乃來也　撒八迅速之義

烏古出方言曰再休猶言再不復也

凡事之先者曰后倫以物與人已然曰阿里白

吾里補畜積之名

習失猶人云常川也　凡市物已得曰兀帶取以名子者猶言貨取如物然也

物象

兀典明星

阿鄰山　太神高也

山之上銳者曰哈丹　坡陀曰阿懶　大而峻曰斜魯

忒鄰海也　沙忽帶舟也

生鐵曰斡論　釜曰闍母　刃曰斜烈　婆盧火者槌

也

金曰按春　銀曰朮可珠也

布囊曰蒲盧渾　盆曰阿里虎　鑵曰活女

烏烈草廩也　沙刺衣襟也

活臘胡色之赤者也

胡刺竈突

物類

桓端松　阿虎里松子　孰輦蓮也

活离罕羔　合喜犬子　訛古乃犬之有文者

斜哥貂鼠　蒲阿山雞　窩謀罕鳥卵也

姓氏

完顏漢姓曰王　烏古論曰商　乞石烈曰高

徒單曰杜　女奚烈曰郎　兀顏曰朱　蒲察曰李

顏盞曰張　溫迪罕曰溫　石抹曰蕭　奧屯曰曹

孛术魯曰魯　移剌曰劉　斡勒曰石　納剌曰康

夾谷曰仝　裴滿曰麻　尼忙古曰魚　斡准曰趙

阿典曰雷　阿里侃曰何　溫敦曰空　吾魯曰惠

抹顏曰孟　都烈曰強　散荅曰駱　呵不哈曰田

烏林荅曰蔡　僕散曰林　术虎曰董　古里甲曰汪

其後氏族或因人變易難以徧舉姑載其可知者云

金國語解終





列傳第七十三



跋

此金史一百三十五卷皆元刊本其書法圓潤者爲元代初刻凡八十卷其餘字較瘦弱暨摹刻拙劣者又黑闊口者皆元覆本凡五十五卷用以補配按武英殿本卷三十三暨初版卷七十六各闕一葉卷五十六末闕五行又卷十四第十七葉卷六十二第十九葉卷六十六第七葉卷一百一第六葉卷一百二十五第四葉各有闕文此均完好無損烏程施國祁金史詳校素號精審上列各條悉據元本訂補獨卷一百一第六葉一條漏未之及偶爾遺脫亦未可知然吾以爲施氏所見元本似猶在此數本之後何以證之施氏例言余先讀南本次校北本及

諸本又從吳門蔣槐堂借校元本其間各本皆
譌者則曰某字當作某然卷二一遣宗斡止之句
斡當作幹此正作幹卷五持环校句當作持杯
玟此正作杯惟校字仍誤卷七付烏古里石壘
部蓄收句收當作牧此正作牧卷九王尉爲尚
書右丞句尉當作蔚此正作蔚卷十二丙午詔
策論進士句丙當作戊此正作戊卷十三淸倉
被兵民戶句倉當作滄此正作滄流華滿野句
華當作莩此正作莩鈴轄石古乃子句鈴當作
鈐此正作鈐張承旨家于本句于當作手此正
作手卷十五敗夏人于質孤保句保當作堡此
正作堡卷二十一益二百二十二句二十當作
三十此正作三十卷二十五縣一百八句八當

作五此正作五斗山天齊淵句斗當作牛此正
作牛顏袖店句袖當作神此正作神卷二十六
浜德烏偷安邊句浜當作濱此乃作洪卷二十
七於被災路分推排河耶句河當作何此正作
何水勢之溢句之當作泛此正作泛卷二十八
第一等內官句一當作二此正作二卷三十一
皇帝洗手訖句洗當作帨此正作帨卷三十二
各奉冊寶降幣句幣當作轄此正作轄各就西
北褥位句西當作面此正作面卷三十四少稷
於故處句稷當作移此正作移卷三十七舁冊
寶床臣以出句臣當作匣此正作匣卷三十九
太呂宮昌寧之曲句太當作大此正作大太簇
角再奏句簇當作蔟此正作蔟卷四十二夾一

人句一當作二此正作二卷四十三駕赤騂六
句騂當作騁此正作騁卷四十五其六賞主句
賞當作償此正作償卷四十九北京宗錦之末
鹽句未當作末此正作末歲獲銀三十六萬一
千五百貫句銀當作錢此正作錢卷五十七毀
舊主簿曆句主當作注此正作注卷五十八詔
隨朝官承應人奉句奉當作俸此正作俸減修
內司所後軍夫之半句後當作役此正作役卷
六十宿直將軍溫敦斡喝句斡當作斡此正作
斡卷六十一幷以兄晛喪求封句喪當作病此
乃作表卷六十六父胡八會句會當作魯此正
作魯以族改充司屬司將軍句改當作次此正
作次其寬明大體句大當作有此正作有三國

潘輔句三當作王潘當作藩此正作王藩卷六
十九留守師句守當作京此正作京將兵往東
京句東當作南此正作南卷七十破遼師千萬
於鴨子河句千當作十此正作十從都統杲取
中原句原當作京此正作京各隨所受地主句
主當作土此正作土卷七十一斡魯征伐之句
征當作往此正作往卷七十三卿等尙未信也
句信當作仕此正作仕後張汝弼妻高陀斡獄
起句韓當作斡此正作斡卷七十四其四月七
日兩書句日當作月此正作月奔時那野賽剌
臺實連破宋援兵句時當作睹此正作睹卷七
十五遣謀克辛斡持刺句持當作特此正作特
卷七十六宗磐與斡魯宗翰宗斡魯爲之副句

下魯字當作皆此正作皆本名斡本句斡當作
斡此正作斡卷七十七詔宗弼爲太子句子當
作保此正作保卷八十九祈州刺史斜哥句祈
當作祁此正作祁移剌因修遼史句因當作固
此正作固卷九十十年改中都路都轉運使句
十當作七此正作七卷九十六坐致宋敝句敝
當作幣此正作幣字叔和句當作和叔此正作
和叔卷九十八烏古孫乃屯句乃當作兀此正
作兀卷一百一當不衍於旌賞句衍當作愆此
正作愆卷一百三進攻西和洲句洲當作州此
正作州卷一百四遙授彰德軍節度使句德當
作國此正作國卷一百八二年十一月出爲彰
化軍節度使句二當作三此正作三以遺衆託

安石句衆當作表此正作表卷一百十三合喜
及楊幹烈等句幹當作斡此正作斡卷一百十
四華附奏人耕稼已廢句人當作今此正作今
卷一百十九因出入長大主家句長大當作大
長此正作大長卷一百二十一使省檄句使當
作被此正作被卷一百二十三本屬唐和迪剌
部族句和當作括此正作括蘭州極陳僧等句
極當作程此正作程卷一百二十六召爲官教
句官當作宮此正作宮大定三年句定當作安
此正作安及知嘗師九疇句及當作乃此正作
乃卷一百二十九以手劍釐其口句釐當作㔸
此正作㔸卷一百三十二世家聲其罪句家當
作宗此正作宗卷一百三十四暴淯以環州降

暴淯當作慕淯此正作慕淯遣人伐將句伐當
作代此正作代卷一百三十五此與先文國王
之書句文當作父此正作父又例言各本互譌
者以南本爲主則曰某字元作某是北作某是
或云某字元作某非北作某非然卷十六西面
節度使把古咬住句元作西西亦譌此乃作平
西卷三十一後恐大豐句元作復恐大豐是此
乃作復恐太豐卷四十三大圭長以尺壹寸句
元作長尺一寸無以字是此乃作長尺二寸卷
四十四彼方之人句彼元作被非此却作彼不
作被卷五十一遂加以五品以上官句五元作
王非此並不作王乃作王板木微損而五字筆
勢尚存卷六十五獲甲矢萬餘句矢元作午非

此並不作午乃作二卷七十習室摧鋒力戰句
摧元作惟非此並不作惟乃作推卷七十四文
召敲仙詰問句召元作名非此却作召不作名
又文當作聞闡下當加之字此却作闡惟無之
字卷七十五進宦汝州防禦使句汝元作女非
此並不作女乃作安卷八十二一本欲殺汝句殺
元作授非此却作殺不作授卷八十八頃之世
宗日句頃元作須非此却作頃不作須上日篚
楚之下句上元作二非此却作上不作二卷九
十擬彥潛大榮皆進士第一句大元作天非此
却作大不作天卷九十七有治劇材句材元作
林非此却作材不作林卷一百一足以取給句
給元作絡非此却作給不作絡頃之完顏匡軍

次白虎粒句頃元作須非此却作頃不作須又例言各本俱脫者則曰當加某字然卷五十六卒捧案擎句此下當加執此原有執字又例言各本俱衍者則曰某字當削然卷七十札八詐稱降句稱字當削此原無稱字卷八十四與習泥烈僧行句僧字當削此原不作僧乃作偕由此觀之是施氏所見吳門蔣氏元本微特非原刊原印抑亦非初覆本矣書經翻刻必多錯誤卷一百三十二烏帶傳諸本皆以言本名三字綴於上唐括辯傳尾而以烏帶二字提行錢大昕廿二史攷異譏爲可笑之甚然若不見元刊初印本實不知其致誤之由元本每行二十二字烏帶傳第一行乃二十六字第二行乃二十

五字均顯有剜改痕迹是必刊刻之時誤以此傳與上唐括辯傳連綴爲一嗣覺其誤乃剜改提行而剜改之時又誤將言本名三字留於上行其下適空七字與本傳第一二行所增字數相合覆本已無剜改之迹然行字獨增亦尚可追其致誤之由若南北監本及殿本則行字均已改成一律遂泯然無縫矣雖元本訛字經後來諸本校正者不少然新舊相較諸本與元本終不可以同日語而元初刻本又遠勝於覆本初覆本又遠勝於他覆本諸本之誤除上文所指外可據是本以訂正而爲施氏所未見者尚復盈千累百殆難枚舉昔人言書貴初刻豈不信歟海鹽張元濟